

放逐

刘方炜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放 逐

上

刘方炜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献给和我一样经历过苦难与
激情的同胞们！**

第一章

1

秋天是在这天夜里来临的。

李卓荃在猪圈的墙边摸到扫帚和铁锨，顺势扛在肩上，揉着眼睛走出自家的篱笆门，立刻感到一阵深深的凉意。

二娣不知加衣服没有？他想。

他伸了伸胳膊，连带着身体用力抖动了一下，他觉出身上有一层密密麻麻的细微的颗粒“刷”地一下长出来了。

二娣应该知道给自己加一件衣服。他这样想着，沿着胡同向南走。二荒星已经走到头顶上了。大荒走，二荒颠，三荒出来明了天。时候不早了。他脚下加快了步伐。

人们都还在沉睡，空气中没有白天的那种尘土味、牲畜的粪便味、猪娃们在粪坑里搅起的发酵的混沌臭味，而是一种很清冽的甘美、浓馥的味道，这里面混合着苞谷的花穗、杂交高粱的花粉、还有正在盛开的土豆花、以及早收的堆在场院里的豆筋和豆秸的气味。在这种清冽而甘馥的气味刺激下，李卓荃的大脑迅速清醒了，摆脱了那种没有控制意识流的状态。今天是九月九

号，眼看就是秋收了，今天要赶早把街扫完，在出工前要把猪圈里的粪起一些出来，一定要赶在秋收前全部起完，入了秋收，就没有时间起自己家里的猪圈了。特别是对我来说，还有二娣，就更没有时间了，我们夜里还要出来扫街呀，除了下大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不能断的。

李阜荃看上去是个单薄瘦小的青年，今年二十岁，但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已经有五年多的历史了。十四岁那年，李阜荃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在他所在的村小学戴帽初中，叫做七年级，得了全班第一。班里一半的同学升入了高中，有的去了县里，有的去了公社中学，但是李阜荃哪儿也没有去。原因很简单，人家没有录取他。他很想上学，只有在学校里，在老师的黑板前和作业本上，他才能证明他是最优秀的人。他没有去问为什么，因为不用问也知道，他是狗崽子，地主的狗崽子。贫下中农的孩子都没有全部上高中，地主家的狗崽子还想上吗？从此之后，李阜荃开始了另一种证明自己的历程，那就是在土地上证明自己也是最优秀的。对于李阜荃来说，这一种证明比在学校里证明自己艰难得多，因为他毕竟只有十四岁，还是个孩子。但是他最终证明了自己，嘴唇咬出了老茧，脊椎压得有些弯曲，在土地上，他证明了自己是河套村最好的庄稼人，评工分的时候，他被评为十分工。那会儿他是十六岁。也是从那会儿起，爷爷的腿在早晨扫街的时候不小心摔坏了，于是每天夜里，他强迫自己克服少年的贪睡，早早地爬起来，偷偷替爷爷完成劳动改造的苦役，清扫河套村北半村的大街。他要比爷爷平时起得更早，他必须偷偷地替爷爷扫街，因为地主分子的劳动改造是不能代替的。

还没出胡同口，李阜荃就听到了大街上传来了竹扫帚扫地的“刷刷”声，是二娣！她已经来了。李阜荃心中漾过一阵温暖。他紧跑两步出了胡同口，看见淡淡的星光下一个朦胧的秀美身影正伴随着有节奏的“刷刷”声扭动着腰肢。

“二娣!”

秀美的身影停止了摆动，站直了，转过头来：“你来了。”

“二娣，又是你先来的。”李阜荃跑过去，与二娣并肩站下，把肩头的铁锨和扫帚顺下来，把铁锨放在一边，操起扫帚，赶忙扫起来。

“天凉了，也不知道加件衣服。”二娣说着，从肩头取下一件褂子，披在李阜荃的肩上，“是我爹的，穿上吧。”

“你——特意为我带的?”

“我就知道你还会只穿这件背心来，天凉了也感觉不到?”

“感觉到了，”李阜荃不好意思地笑笑，“只想到你应该加衣服了。”

“你又不是傻子!”二娣笑着小声嗔怪说。

李阜荃没有听清楚，问道：“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二娣依然笑着。

“你说了!”

“咯——”他们的笑语惊醒了谁家的公鸡，接着，又有别的公鸡被叫醒了，一连串的，不一会儿，全村的公鸡们便都争先恐后地叫起来。

“二荒星快下去了!”二娣说。

“来得及。”李阜荃说，他这会儿忘了他还要赶回家起猪圈呢。

两人肩并肩顺着村路扫下去。

屈辱的贱役对于这一对青年人成了一种难得的享受。

2

虽然已经有将近二十年没有亲自带操了，刘三虎将军仍然保持着早晨五点半起床的习惯。

整个大房子静悄悄的，全家人都还在沉睡，包括他的警卫员。刘三虎将军穿好他的军装，套上解放鞋，连军帽也端端正正地戴好，走到院子里，开始他每天例行的走步运动。

不知怎么回事儿，今天夜里他老是睡不沉，总好像有什么声音把他惊醒，睁开眼睛，侧耳听一下，四周静静的，除了卧室墙上的挂钟以外，什么动静也没有。最后，他干脆叫警卫员小魏把卧室里的挂钟摘掉。见了鬼啦！他干脆起来，把灯打开，把客厅的灯也打开，乒乒乓乓的声音把全家人都吵醒了。小女儿在她的屋里喊：“你干什么呀老爹！”他的第三任夫人，一位多年不上台演出的豫剧演员，像一只白色的波斯猫一样，穿一件白光闪闪的丝绸睡衣，从她的卧室里出来，心里托着几粒白色的药片，“来，吃两片安定就好了。”刘三虎将军一把推开他夫人的纤纤细手，“去，老子从来不靠吃药睡觉。”“吃药睡觉有什么不好？总比不睡觉强。”夫人柔声劝道，“小魏，把水端过来。”吃过药，夫人陪他回到卧室，“你去吧。”夫人对小魏说，然后像哄孩子一样侧躺在他的身边，用手在他的肚子上轻轻拍着，把他给拍笑了。笑过之后，感到轻松多了，慢慢就睡着了。

院子很大，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花园，刘三虎将军的走步运动，就是沿着铺有鹅卵石的小路，绕着院子和花园走上二三十圈，大约有三四公里的样子。绕到院子门口的时候，刺刀的光闪了一下，脚后跟碰在一起的声音，是哨兵在向他行礼。他抬手回了一个军礼，“气温下降了，加衣服了没有？”他问道。

“报告首长，加了。”哨兵清楚地回答。

“今年的秋天来的早啊。”他自言自语着，继续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沿着鹅卵石的小径向后花园方向走去。

刚走进后花园，小魏急匆匆地追上来，“电话，报告首长，您的电话！”

刘三虎将军继续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问道：“这个时候，

谁的电话？”嘴里问着，心里在想，发生了，事情果然发生了！

“军委值班室电话。”

刘三虎将军端起双臂，一个后转身，急急向回跑去。

红色的电话机躺在宽大的棕色写字台上，将军平息一下粗重的呼吸，拿起电话机，“我是刘三虎！”

好半天，将军的手臂举在空中，像一尊雕塑一样。

跟了刘三虎将军好多年的小魏从来没见过将军这个样子，他怯怯地走上前去，从将军手里拿下话筒，轻声唤道：“首长！”

刘三虎将军从呆滞中回过神来，抓起另一架电话，“接参谋长。参谋长，我是刘三虎，通知各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任何人不得请假，休假和出差的立即归队。”

3

战争。战争来临了。这是刘三虎将军的儿子、T军直属炮团二营指挥连三排新任排长刘北方听到这个紧急战备通知后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

妈的，老子也要去打仗了！刘北方心里很过瘾地想。

这是刘北方第一次担任值星排长，排长的任职命令是八月底刚刚下的。这一次命令总算真的下来了，没有像上一次那样胎死腹中。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他的任职命令已经到了营里，任职谈话也谈了，下午就要宣布命令，营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老兵小干部，二十一岁就当排长了，别的不说，咱们团的排长就数你最年轻了。”刘北方回答的毫不含糊：“年轻个屁，我爹十七岁都当营长了！”不含糊是不含糊，心里照样激动得要命，本来那天上午可以不去工地的，心里一激动就去了，去了就打了一架，打得色彩绚烂、战果辉煌，打出了我军的威风，打垮了敌人的斗志，打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但是也把一个到手的排长——

1

全团最年轻的排长给打飞了。

那天上午他们班负责随汽车连给工地运石子，从北郊装上石子运到工地的时候，已是中午十一点左右了，汽车开到工地所在的那条狭窄的胡同时，迎面碰上一个剃着秃子的青年，汽车鸣喇叭让他闪道，他不仅不闪，反而摆手叫汽车先倒出去，给他让道。坐在驾驶副座上的汽车排长是四川人，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给他讲理，这家伙非但不听，反而嬉皮笑脸地学汽车排长讲话，把个汽车排长气得只有喘粗气的份儿。工地上的官兵都很守纪律，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训斥这个流氓，又赶上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车停在那儿挡住了通道，老百姓看西洋景一样看子弟兵受这个流氓的戏弄，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讲句公道话。刘北方开始还很冷静，坐在车上等他们交涉完毕好赶紧卸车，下午营点名，要宣布他的任命命令，无论如何，中午也要冲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但是他发觉纠纷几乎在没完没了地拖延着，那个流氓没有一点要收场的打算。一股火从他心中蹿起来，他飞身跳下车，对那家伙说，“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大兵？”那家伙伸出手指，指着他的鼻尖。

这小子想找死，刘北方心里想，“你让开，立刻，否则你会后悔！”

“他说我会后悔，嘻嘻，”那家伙向围观的人群挤眉弄眼，“你他妈的也不去打打听我是谁，跟我叫板，老子三年劳改昨天刚出来，老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然后是肉体相撞发出的圆润的铿锵声，对峙的双方有一人仰面飞跌出去。当然不是刘北方，而是那位“老子”。

这时围观的人群中一声怪叫，又冲出一个半大小子，手举两块砖头就冲上来，疯狂地朝着刘北方就砸过来，砸了一块，又弯腰抄起一块，这一下刘北方没有料到，被搞得手足无措，跳来跳

去躲闪砸过来的砖头。

刘北方的战友们这时依然无动于衷，倒是工地上的民工在刘北方的带动下勇敢起来，就在刘北方与砖头周旋的时候，民工们一拥而上，摠住了红着眼睛要爬起来的那位“老子”。

刘北方终于把拿砖头的这位缴了械，听得背后又是一声嗥叫，转头看去，“老子”挣脱了民工，手持一把尖锹，像一头疯牛一样冲向一个方向，然后折转，向刘北方冲过来，其动作极为矫健优美。刘北方的心头掠过一道寒意，因为他这时是赤手空拳，几乎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尖锹的呼啸已经迎面而至。就这样完了！他想着。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脚下触到了一件什么东西，侧头——侧身已经来不及——闪过对方雷鸣电闪的一击，左右两面同时动作，左手在对方的尖锹与自己脑后的墙壁相撞的瞬间迅即抓住尖锹并把它固定，右脚尖把脚下触到的棍状物向上一挑，右手接住，左手向外推开对方的尖锹，并立即与右手结合，握住棍状物——是一把方铁锹——向对方刺去，他心中已恢复理智的控制，他没有刺“老子”的脑袋，而是刺向他的胸膛，方锹刺在胸膛上是不会造成切入的伤害的，把“老子”刺翻在地。就在这时刘北方感到右腿的膝盖部受到了钝物的击打，那个举砖头的小子又呼啸而至，刘北方把铁锹插在倒在地上的“老子”的脖颈上，“你再动我就捅死他！”这个时候没有人怀疑刘北方的话。民工们又涌上来，缴掉了那几块砖头。“老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大叫着：“你等着，三天之内叫你见血的！”

这时候，刘北方的耳中才听到围观人群的声音：“解放军真你妈神了啊！”“解放军打起架来真匪啊！”“小霸王哥俩儿这回真栽了！”

闻讯赶来的连长黑着脸发布命令：“一排长，把刘北方押回去！”

在连长后面赶来的营长气得直跺脚。

结果，连长带着“老子”哥俩儿到附近的医院去看伤，一共花了一毛六分钱。这一带全是“老子”的受害者，包括医院的医生在内。医生拒绝给“老子”哥俩儿检查有无内伤，只给抹点红药水，开点止痛片完事。

另外一个结果是：刘北方任职排长的命令取消，继续当他的五班班长。但是，也没有给处分。

晚上营长把刘北方叫到屋里一通臭骂：“吃饱了撑得你，他和汽车连的排长吵架有你什么事？又不是咱们营的事情，现在倒好，汽车连那个排长没事人似的，尿盆子都扣到咱们营头上来了。我说你个刘北方真是英雄好汉，马尾巴拴豆腐你就是提不起来，你老子说的没错，就得好好看着你，稍微一松手你就撒野，驴驹子的脾气你就是改不了！”

有人说刘北方倒了大霉了，到手的一个排长又飞掉了。也有人说刘北方占了便宜，犯了这么严重的群众纪律，都没有受处分。刘北方听了，笑笑，心里说：关你们屁事！

三排排长的位置空了一年，连里指定六班长代理排长。六班长有点受宠若惊，私下里对刘北方说，“这算怎么回事呀，这个位置本来是你的。”六班长比刘北方大两岁，兵龄却比刘北方晚四年。

一年之后，刘北方重新被任命为三排长，六班长就又回去做他的专职班长了。两人谁都没说什么。

今天上午，接到上级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下午一点钟听重要新闻。

会是什么重要新闻呢？一定是战争！一定是战争来临了！下午全党全军全国都要收听重要新闻，命令是这么说的。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事情。刘北方想起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想起了反映卫国战争的一部影片的情节：一对恋人在一望无际的美丽田野里，强壮的男人抱起美丽的女人，在蓝天白云下旋转着、旋转着……

突然，战争来了！就像现在一样。只是，刘北方想，现在我怀里没有美丽的女人，婷婷不在我身边。但是我现在这样更好，在战争来临的前夕，我被任命为排长，这就是命运。

刘北方看着战士们按照他的命令打好背包，怀抱枪械和装备，静默地坐在那儿，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这目光里充满着信任与期待。刘北方在心里说，弟兄们放心吧，我刘北方一定带着你们在战争中打出个样子来。

4

这天上午，卓福祥在写他一生中的第二十九份入党申请书。

卓福祥是县文化局的会计。这个县叫仙源县，位于商周古文化的中心地带，文化局的摊子很大。卓福祥是文化局里最老的元老，从文化局存在那天起就在局里上班。不过那会儿文化局不叫文化局，叫文化组，是县委宣传部的一部分，全称是县委宣传部文化组。卓福祥任组长。后来文化组从宣传部正式分出去，变成文化局，卓福祥还是组长。再后来，由于文化局的摊子大，帐目往来多，会计不称职，组织上便调卓福祥来做会计工作了。一做就是二十年。

入党申请书早就起草完了，又经过多日的修改，今天上午只是誊清了，然后交上去。文化局的新局长刚上任，是从省城调来的，对局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这份入党申请书一定要写得详细、慎重但又不能太长。昨天晚上改完最后一稿，算是比较满意了。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卓福祥心里想，受党教育多年，我对党的感情是真挚的，我愿意继续接受党对我的考验。想到这里，卓福祥的鼻子有点酸，他赶紧把面孔离开桌面，以免不小心弄污了誊写入党申请书的纸张。

十点钟的时候，他誊写完毕，轻轻地叠起来，装在一个信袋

里，站起身来，让自己平静了一会儿，然后去局长那儿。

局长的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他敲敲门，没有声音，他又敲敲门，屋里说，“谁呀，进来吧。”他推门进去，看见小秦在局长的桌旁坐着。小秦是搞群众艺术的，很活泼的一个女同志。

“是老卓呀，有什么事吗？”局长问。

“我，我……”卓福祥不知是站好还是坐好，或者是走好。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我先走了。”小秦站起来。

“那好，改天我们再聊。你有什么事，老卓？坐吧。”局长说。

“我不坐，我是来交入党申请书的。”不知怎么搞的，卓福祥又觉得自己的鼻子有点发酸。

“坐嘛，坐下说。”局长感受到了什么，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亲自来为卓福祥拉椅子。

卓福祥觉得自己的鼻子更酸了，他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抽出装着入党申请书的信封，双手托着，恭恭敬敬地放在局长的办公桌上。

“这是我第二十九次向党表达我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志愿，我愿意继续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卓福祥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使自己过于激动。不要像去年那样！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好，好，组织上会认真考虑你的申请。老卓，你是老同志了，工作一直做得很好，搞了那么多年财务工作，一直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来的时间不长，也都听同志们说了，局里的同志对你的评价是很高的。你想，组织一直把你放在财务上，就是对你的信任呀。虽然‘一打三反’的时候整了你一下，整得重了一点，不是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嘛，后来还是让你继续管财务，这说明组织上还是很信任你的。”局长说。

局长的这番话，又调起了卓福祥多少年来的酸甜苦辣，“局长，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想把心里话向党说清楚，我……”这一

次，卓福祥再也没有力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哽咽着，泪水哗啦啦地流下来。

局长万万没有料到卓福祥会这样激动，他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老卓，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要哭嘛，你这成什么样子嘛！”

“我，我只想给党讲几句心窝子里的话……我……”

“你看你这个样子也没法讲呀，你冷静一下，改天再讲，好不好？”局长从容一些了。

“我……”卓福祥不愿放弃这次机会，他实在有那么多的心里话要倒出来，向党倒出来。

“今天无论如何是不行了，刚才来了通知，下午一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新闻，我还要组织安排一下。你先冷静一下，改天我再找你谈。好，好，今天就这样。”局长起身送客。

卓福祥的脑袋嗡嗡地响，他根本没有听清楚局长在说什么，他只知道局长今天不想听他讲心里话，他只知道他还是没有机会把心里要向党说的话讲出来。直到回到会计室，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才猛然想起来，局长说今天下午一点全国都要收听重大新闻，会是什么重大新闻呢？

5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一时，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九日凌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卓福祥是一路哭着回家的。号啕大哭。

九月九日下午一点钟，对于卓福祥来说，天已经塌下来了。

卓福祥从来没有想到过毛主席他老人家会死，会离开千千万万被他从苦海里救出来的人民撒手西去。巨大的、无可比拟的痛苦重重地、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心，在一瞬间就使他身上的所有感觉器官通通失去了作用。他的眼睛不再成为眼睛，除了流泪以外，他已经看不见任何色彩；他的耳朵不再成为耳朵，他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他的鼻孔已经不能判断空气的清浊；他的皮肤已经不能感受气温的冷暖；他的手掌也已经不能把握物体的形状了。

他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哭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哭了。他就这样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地号啕大哭着从文化局办公室回到家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他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惯性的作用在推动着肉体运动，而他的灵魂早已飞升，跟随着千里之外北京城里那个正在向上飞升着的伟大灵魂而去。

爹娘死的时候，卓福祥也很伤心、痛苦，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卓福祥年龄还很小，他哭了，但当时他的心里对什么都很清楚。

而现在，黑暗与白昼，寒冷与温暖，饥饿与焦渴，幸福与满足，理想与追求，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卓福祥只剩下了一具躯壳。

妈妈拍拍儿子的屁股，“起来了，起来了！”

儿子翻了一个身，仰面朝上，接着又睡。

妈妈说：“卓然，起来，听见没有？”她又去推儿子的肩膀，儿子的肩膀又厚又硬。儿子长成大男人了，她又一次这样想。

儿子睁了下眼睛，接着又闭上，“起来干什么呀？”儿子的胡须毛绒绒地围着嘴巴长了一圈。

“我听到有个人在哭，好像是你爸爸。”妈妈说，说完，她又侧着脑袋听。

儿子坐起来，“得了吧，妈，我爸这会儿还在单位呢，再说好好地他哭什么呀，他就是哭你也听不见呀。”说完，转身朝里又躺下了。

“你听，你起来仔细听！”妈妈这回使劲推卓然的肩膀。

卓然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随着妈妈侧耳听。

“你听，听见了吗？”妈妈紧张地说。

“什么也听不见呀！”卓然真是有点纳闷，“妈你今天怎么了？”

“毛主席死啦！”妈妈说。

“什么？谁死啦？”卓然一时没反应过来。

“毛主席，刚才广播了，夜里死的，唉，他老人家怎么说死就死啦。”妈妈悲伤地说，妈妈的脸上有明显的泪痕。

“毛主席？死啦？”卓然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咚地砸了一下。

“是你爸爸，一定是你爸爸！”说着，妈妈向外走去。

“妈，”卓然趿上鞋追出来，“妈，真是毛主席死了？”

妈妈没有回答，卓然也没有再问，现在他也听到了哭声，果然是爸爸，爸爸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他那个用了不知多少年

的已经裂了很多口子的黑提包，旁若无人地咧开嘴巴嚎叫着，鼻涕像飘带一样在风中飘舞着，坦坦荡荡一路走来。

一瞬间，卓然觉得爸爸潇洒极了，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爸爸这样潇洒过。记忆中，爸爸总是在极认真地做各种事情，爸爸的认真态度让人觉得跟他呆在一起简直紧张极了，做什么事情都紧张，连撒尿都紧张，卓然总是回避在厕所里碰到爸爸，有爸爸在身边，卓然真的撒不出尿来。

妈妈赶紧上前搀住爸爸，用左手把爸爸面前飘舞的长长的透明的鼻涕抓住、使劲甩下去，“卓然，快把你爸爸的车接过去，快呀，还愣着干什么！”妈妈急急地说。

走到屋里，妈妈忙不迭地往脸盆里对好温水，用毛巾给爸爸擦脸，边擦边唠叨着，“你这是干什么呀，要哭家来哭不行啊，干嘛非要在大街上哭呀，毛主席死了谁都伤心，可谁也没有像你这样呀！”

“爸这样怎么啦？爸这样挺好的。”卓然说。

“好啦好啦，你就别凑热闹啦，唉，好人不得好报。”妈妈叹息着。

卓福祥像木偶一样任凭妻子擦完脸又擦手、擦胳膊、擦前胸后背，然后，又听任妻子和儿子把自己扶到床上躺下。他已经不哭了，怔怔地望着前方，望得很深邃，他的目光像是能够穿透遮挡住他的一切物体，一直望出去，望到那俗人不可知的地方。他的灵魂在那遥远的地方陪伴着那个伟大的灵魂翩翩起舞。

妈妈把爸爸安顿好，坐在床头上，问道：“他爸爸，喝点水吧？”

卓福祥依然怔怔地，没有任何反应。

妈妈又问：“晚上你想吃点什么？”

卓福祥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妈妈叹口气，说：“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死啦，往后可怎么